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克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華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際李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一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計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

明而行之乎

聖賢體道經世

道統之傳萬世可考

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道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道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書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克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係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

合乎
太極

得統
於堯

得統
於舜

氣凝而爲形，萬鬼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由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時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

武周
得統
於文

孔子
得統
於周

周子
繼孔
緒傳
之

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敬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在以太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

宗傳
有自

中地
綱常
之注

提綱
終篇

上與
義皇
之易
相表
裏

再關
渾淪

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
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
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
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
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
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義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
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
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皇陶伊傳
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
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
回參及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
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
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
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具在大極一圖而通
書四十二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義皇之易相
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關渾淪
一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倫

集諸儒之大成
洙泗濂洛之源

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
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
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
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
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
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
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
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
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
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
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
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而大至於天地之
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
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
而言之則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則萬物體統
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
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
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歟蓋

朱子與太極為一

朱子
合伊
洛之
正傳

朱子
集大
成以
建萬
世法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傳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
孟軻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
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
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
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
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
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鄉黨之墜緒前賢後賢
之道該備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
而混於八索詩書熾烈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
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至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燬脫
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
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
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
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數大典勘成一帙之言仰
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
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
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
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一聖
三賢
更相
授受

以主
張斯
文為
任

道統
之傳
始於
此

西山真氏曰道之太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
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
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
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
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子夏
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
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
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
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
所統歸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
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
至我宋太儒繼出以至張斯文為已任蓋孔孟之
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
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
傳若以符節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太原出於天義農黃帝繼天立極
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
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皋君臣也
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為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

朱子集程之大義
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未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脈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聖人天地之用

生養萬物而不功

聖人無心無喜無怒聖人無德無不盛

程子曰氣化之在入與在天也聖人於其間有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聖人忘已

聖賢大同之中有不
聖人猶化
賢人猶巧

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
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
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
顯入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
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
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
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
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盡
能體即聖○人多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
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
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
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上也賢
人猶巧工也翦絲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
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
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太賢以上事○或問賢者好貧

賢者
守義
安命

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
義安命焉耳

聖人
未嘗
有知

聖人
無私
無我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
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漢鐘未嘗
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
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
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下
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聖人
之分

五峰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
正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
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聖人
愛世
覺民
之心

聖人
愛世
和樂
之心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問聖人愛世覺民之心
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
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
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
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
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

氣象又為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
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
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
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
有此等氣象

聖人以中道為道應物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為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
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
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
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

言語萬世無弊

皆格言然亦有二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
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
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忿仕只是時未

聖人無求
義仕之

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
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
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
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然有
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
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
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
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
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
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
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
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
聖人猶欲有爲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
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
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
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
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
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

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學聖人且須學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了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

顏子作得禹武事功

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鐘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富而不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

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

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天性情上著上夫否曰然○問顏子此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校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顏子
優於
湯武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太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癰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癰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太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傳以輕言重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滿○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法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曾子父子相反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思孟之傳得其宗

曾子獨得其傳

朱子曰曾子太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

孟子有德之言

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放。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去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僉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得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持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管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孟子
精通
於易

楊子
善論
孟子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術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亢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木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信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愿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

齊宣
王有
好勇
之資

乏耳

不甚細膩如木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只是把
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
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
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
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
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
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
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年制產本末
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太抵聖賢之言隨
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
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
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
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
又遲遲而不去只為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為棄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孔子自任以道

孔子之道益光大

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顏曾思孟○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絲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

顏子得聖人之道

孟子有功於道

孟軻氏提綱世大

不辨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問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回在陋巷，澹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而微，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開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克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

孟子
以身
任道
分庭
抗禮
壁立
萬仞

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
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冀動於心矣此亦是
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
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
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
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
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
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
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

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
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
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視著非孟子
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
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
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
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
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孟子之功與禹稷並

聖人德盛與天為一

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耳在兄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釋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子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

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令一○孔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
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
上大夫言便間閭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
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
木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
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
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
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此
顏子覺蘊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握得定故得
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
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
得夫子矩矱定其教入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
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入亦不似曾子守定
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
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
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

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佳○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龐○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龐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始養氣處豈得謂

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顏子之量無涯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及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

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象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其閒暇他人則或以畧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果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違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而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鳳凰
翔於
千仞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
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灑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
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
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
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
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
○未子乘桴之嘆猶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問之
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
多紛紛擾擾如百十蚊蚋鼓發狂開何嘗入得他
曾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已復禮只是
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
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
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子
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
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
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
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
只是他那本來底面自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
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

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
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後敏子夏謹嚴但將論
語子夏之言看其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不惟
子子後來想天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
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
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
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
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
學固固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
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
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
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
則又以一事之細而得淑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
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
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
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
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
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點
尚有許多病痛

西望真氏曰閑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

閱子
與曾
稱予並

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

四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